

南非白人的政治衝突

顧長永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前言

在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之下的南非，不僅白人及黑人存在著嚴重的差距(如政治權力的分享，經濟水準，教育程度等)，黑人之間亦有因種族不同及歷史的仇恨，而存在著近乎不可能填補的隔閡，而白人之間當然也有因不同的意識形態、黨派，及語言而造成的衝突。本文將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探討白人的政治衝突及其在南非政治發展中造成的影響。根據一九八九年的統計，南非的總人口約為三千六百萬，其中黑人就有約二千七百萬，而南非的白人只有四百九十萬人。白人之中以斐語(Afrikaans)為母語的約有二百八十萬人，以英語為母語的有一百九十萬人，其他的白人有二十萬人。①一般研究白人的政治衝突，大都係以左傾及右傾的政黨來區分。例如最極右派的以Afrikanerweerstandsbeweging(簡稱AWB，其意為斐人反抗運動)為代表。AWB強烈主張白人應與黑人分開，而獨立建立一個屬於白人的國家。稍微溫和的右派政黨則以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簡稱CP)及改革的國民黨(Hersigte Nasionale Party，簡稱HNP)為代表。CP及HNP都是自執政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簡稱NP)分裂而形成，其原因是不同意國民黨逐漸放棄白人利益的政治改革。因此CP及HNP都贊成繼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但却不像AWB那麼極端；因為他們仍願強調尊重各種族及團體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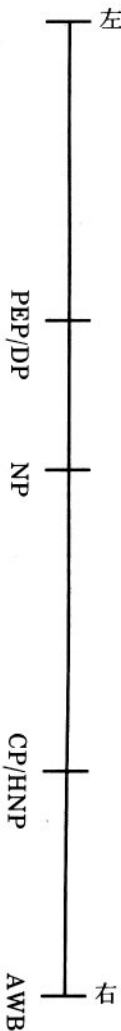
執政的國民黨則被認為是中間稍偏右的政黨。但在一九四八年當國民黨剛執政而實施舉世聞名的種族隔離政策時，②它的屬性是相當右派的。只是後來隨時間及時勢的變遷，國民黨就逐漸修正其政策，而形成今天的中間稍偏右的政黨。至於中間偏左的政黨則以聯邦進步黨(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簡稱PFP)為代表。在一九八七年以前，PFP是白人國會內的最大反對黨。但在一九八七年的大選中，CP及HNP囊括了百分之三十的白人選票(PFP只獲得十四%)，因而取

註① "South Africa", *The Economist*, November 3, 1990, p. 6. 另外，南非有二個官方語言，即斐語及英語；這二個語言都是白人所使用的語言。

註② 種族隔離政策已於一九九一年六月正式廢止。

而代之而成爲最大的反對黨。③之後，PFP 每下愈況，遂於一九八九年四月與另外二個黨（即 Independent Party 及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合併爲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簡稱 DP）。因此，若將白人政黨的屬性加以區分，可由下列圖表顯示。

圖表一 南非白人政黨的屬性



由政黨屬性的區分，可以看出白人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基本不同立場，但這並不能完全透視白人在政治、社會、宗教及語言上的衝突。因此，本文將採 Heribert Adam 及 Kogila Moodley 的分法，將白人的政治衝突由四個層面來顯示，即工人階層的種族主義者（the labor racists）、傳統意識形態者（the orthodox ideologues）、統治階層的技術官僚（the ruling technocrats），及批判性道德主義者（the critical moralists）。④

一、工人階層種族主義者（The Labor Racists）

以白人工人階層利益爲訴求的 HNP 最能反映這種以種族主義爲標幟的群體。HNP 是於一九六九年脫離執政的國民黨而成立的。但它在國會中從未贏得席位；只有在一九八五年時贏得一席，但隨即於一九八七年時又失去此一席位。儘管如此，HNP 在白人，尤其是說斐語（Africans）的白人中，⑤仍有相當的支持者。特別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以前，當白人工人還占有約三分之一的白人選票時，HNP 在白人工人階層中，擁有不少的支持者。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政治訴求是非常單純的，但也是非常狹隘的，以白人的工人階層利益爲主。但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HNP 即漸式微，而走向右傾及保守的路線。爲何這個以白人工人爲訴求的 HNP，會逐漸走下坡及改變其意識形態呢？其原因至少有下列三個。

註③ 在一九八七年的全國普選中，白人的選票中，有五七%投給執政的國民黨，三十%給 CP 及 HNP，一四%給 PFP，另外的三%則給獨自競選者（Herbert Gilhoome, "Afrikaner Politics: 1977-87", in John D. Brewer, *Can South Africa Surviv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9), p. 121.

註④ 請參考他們的書：Heribert Adam and Kogila Moodley, *South Africa without Apartheid* (Cape Town: Maskew Miller Longman, 1987), pp. 58-76.

註⑤ 所謂說斐語的白人，即一般所通稱的 Afrikaner（斐人）。他們是早期（約十六、十七及十八世紀）移民的後裔，這些人的祖先大都是自歐洲大陸而來，以荷蘭及德國爲主。他們所說的斐語（Africans）就是荷語及德語的混合。

首先，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在一項白人工會的糾紛中，傾向支持資本家的利益，不再應工會的要求，而保留白人的就業機會及特殊的就業條件。換言之，執政的國民黨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忠實的執行種族隔離政策；即國民黨對白人工人的權利不再透過公權力去保障，而傾向維護每個人就業機會平等的政策。這種改變當然引起專以維護白人工人利益為訴求的HNP的不滿，遂導致HNP繼續堅持其種族色彩濃厚的意識形態。

其次，在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之間，南非的經濟逐漸改進，而走向以資本密集的經濟發展型態。在這種情況之下，就需要大量的工人，尤其是半技術性的工人（大多數是黑人），如此才能在生產行列上，繼續維持不斷轉動的工業及經濟。這種改變使得黑人工人大量的湧進就業市場，進而導致工人人口結構的改變。就工業界而言，他們亦需要穩定的工人以從事生產，而非以前的臨時性及移民式的勞工。

第三，由於黑人工人的大量湧入就業市場，白人工人很自然的就感受到潛在的威脅。但大部分的白人工人，由於受到種族隔離政策的保護，在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前，大都被提昇到管理階層的工作。可是，由於工業及經濟的不斷擴張，白人工人並不能完全補足技術工人的需求。而南非白人政府為了國家整體利益的發展，却必須要運用政策吸收工人以支應工業界的需要，因此執政的國民黨就與企業界配合，而僱用大量的黑人。其實，在這個「為白人利益著想」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之下，國民黨與HNP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不同的是HNP的白人意識較濃厚，所表現出的私心亦較嚴重，而執政的國民黨較輕而已。

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起，南非的政治及經濟開始遭逢重大的衝擊，黑人的民族意識亦逐漸增強，HNP狹隘的政治訴求，就逐漸經不起考驗。當白人之間為工人權益而爭執時，二個以白人為主的工人團體（即 Mine Workers Union，及 South African Confederation of Labour）^⑥亦曾代表白人而與政府商談，但最後都失敗。白人之間因為對工人利益有不同的訴求，而形成明顯的分裂及對立。在右派就以HNP為代表，加上具有半軍事化的AWB極右派；而執政的國民黨就標榜中間稍偏右的立場。雖然同樣是以白人的民族意識為主，但執政的國民黨仍獲得多數白人工人的支持。

二、傳統意識形態者 (The Orthodox Ideologues)

南非的保守黨 (CP) 最能代表這個以傳統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群體。保守黨與前者HNP的訴求，其實是相當的接近，所

^⑥ South African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目前共有十二個附屬團體，而其中最重要的二個附屬團體即是 Mine Workers Union 及 South African Iron, Steel and Allied Industries Union。他們都是以白人為主的工會組織，其他人種都不得參加，他們都傾向支持種族隔離政策。

不同的是該黨並不像 INP 那麼強調種族的色彩；但保守黨仍係以白人爲主的政黨。另一個不同點是，保守黨的群眾基礎是以南非廣大的公教人員爲主，這些人占了斐人 (Afrikaners) 人口約百分之四十。他們雖是白領階級，但在經濟上，却屬於小資產階級，或是中下層階級。這些人的傳統意識形態相當保守，即他們並不主張現在廣泛流行的「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而提倡「權力分立」(division of power)。^⑦換言之，他們僅在意識形態上尊重各種族的自治及自決的權力，但却反對權力由所有民族平均分享。實言之，這個論調的背後，就是仍然希望南非係由白人執政掌權，但若其他種族(黑人、印度人、及雜色人種)願意自治，他們也給予尊重。

這個意識形態的歷史背景就是斐人的民族主義 (Afrikaner Nationalism)；^⑧而保守黨就是代表斐人的中下階層，他們希望不論南非如何轉變，斐人的利益都應受到保障。其原因很簡單，其一，保守黨的支持者大都是薪水階級，他們的工作權及生存權都受到國家政府的保障；如果改朝換代之後，新的政府不再提供類似的保障，他們的工作安全感將立即喪失。因此，在薪水階級中占相當比例的斐人，就特別重視此問題。爲了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勢必堅持他們的傳統意識形態。其次，在傳統的宗教教育之下，這些薪水階級者(如老師、公務員、警察等)，自小即被教育爲，他們是社會的中堅份子，是社會中有貢獻的一群。可是，如今當種族隔離政策要取消時，他們的工作就忽然有受到威脅之感。這與他們所受的教導是不一致的。因此，爲了要維護這個傳統意識形態，他們相當堅持這個長久以來保存的文化傳統，不顧是否已與現實狀況脫節。

由於保守黨的支持者具有這種背景，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使得由斐人支持的保守黨與執政的國民黨衝突逐漸劇烈。保守黨及國民黨原都是以白人爲主的政黨，但由於上述歷史因素及環境的轉變，二者的隔閡愈趨明顯。例如教師們在最近幾年的收入相對的降低(通貨膨脹)，使得以白人爲主的教師對執政的國民黨漸表不滿，尤其是在以斐人爲主的川斯華省 (Transvaal Province)。有些老師甚至將這種對政治不滿的情況教育給學生，以致前教育部長 Gerrit Viljoen 甚至公開提出警告，不可將政黨間的政治競爭帶入教育之中，因爲「這會使父母與小孩之間造成混亂的現象。」^⑨此外，在川斯華省有二個分別以說斐語及說英語爲主的教師組織，他們之間亦有衝突；因爲說英語的教師相當不滿意在教育行政體系中，大都係被說斐語的教師所把持。

註⑦ Adam and Moodley, *op. cit.*, p. 62.

註⑧ 所謂斐人民族主義也可譯爲斐人愛國主義，這是指說斐語的白人利用其在政治上的優勢，而以各種政策保護白人權益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直接導致一九四八年實施的種族隔離政策。雖然這個政策已劃上句點，但斐人的民族主義仍存在。

註⑨ *Star Weekly*, 9 October 1982.

此外，在南非頗有影響力的教會組織，特別是說斐語的教會，亦有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造成的紛爭。^⑩主要的爭執點是，一派的斐人教會有濃厚的種族主義傾向，此為以保守黨的領導人 Andries Treurnicht 為代表。另一派則反對在神學裏玩弄種族主義，此派以曾任政府牧師的 Chris Heunis 為主。在南非以說斐語為主的二大教派分別是 Nederduitse Gereformeerde Kerk（即 Dutch Reformed Church）及 Hervormde Kerk。這二個教派都因為種族問題而於一九八二年被世界改革宗教會聯盟（the 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開除會籍。這項行動雖與南非政府整體的不良形象有關，但也顯示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亦影響到純淨的教會。而南非教會（特別是說斐語的教會）長久以來，亦已形成這個為人詬病的種族意識。這種違背聖經的虛偽信仰，自然受到另一派白人教會的攻擊及反對。

最後，南非軍隊的政治化亦形成白人之間的一個衝突。理論上，一個民主國家的軍隊與政治是分開的；但由於情況的特殊，南非的軍隊與政治之間的界限，並不明顯。在南非，軍隊與政府的人事交流相當頻繁。此外，軍人在國家安全會議（The State Security Council）的影響力相當大，經常可以左右政府的決策方向。其理由有三。^⑪其一是南非的軍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由徵兵而來，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白人；^⑫剩下的百分之十才是職業軍人，這些白人來自不同的背景，有說英語的，也有說斐語的，他們的意識形態自然有差異；但，基本上，他們對白人政府是相當支持的。因此，南非軍隊對執政的國民黨是相當效忠的，這當然就引起反對黨的不滿，因為反對黨認為執政黨利用政治權力控制軍隊。其二，南非的軍隊受英國的傳統影響亦很大，因為早期的軍官都是英國人的後裔，英國軍隊的傳統文化是效忠政府；不論那一個黨執政，英國的軍隊都效忠國家。南非長期由國民黨執政，因此，軍隊支持執政的國民黨亦是很自然的事。其三，南非的前任總統波塔（P. W. Botha）曾任國防部長，在波塔任總理及總統期間，^⑬使得軍人在政府內的角色愈形重要。事實上，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南非上校以上的軍官，大都係屬於支持政府的國民黨份子；而支持反對黨（保守黨或 HNP）的軍官，就鮮有被提拔到上校職位的。^⑭相對地，在南非警察中，^⑮特別是安全警察（security police），保守黨的意識形態就相當明顯。

註⑩ 南非是個宗教性相當高的國家，尤其在白人之中，宗教已成爲生活的一部分。南非不僅將聖誕節列爲國定假日，連復活節（Easter）及耶穌升天日（Ascension Day）也列爲國定假日，而前二者因係重要節日，故因而形成所謂的長週末假期。

註⑪ 請參考 Adam and Modley, *op. cit.*, pp. 66-67.

註⑫ 南非的白人係採徵兵制，即年滿十八歲就必須入伍服役。但南非的黑人却不需要強迫入伍，而少數民族（如華人）根本就不需要當兵。因此之故，南非的軍人大都爲白人所控制。

註⑬ 南非原來係內閣制，波塔先生原先擔任內閣總理；後來南非改爲總統制，波塔就改任爲總統。

註⑭ Adam and Modley, *op. cit.*, p. 67.

註⑮ 南非警察制度，類似我國及日本，屬於中央政府管轄。

三、統治階層的技術官僚 (The Ruling Technocrats)

當南非的保守黨人士在意識形態上企圖塑造一個白人及黑人分開的形象時，統治階層的技術官僚們却也在努力要在南非實施「權力分享」(power-sharing)的政策。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南非白人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頒佈實施新的憲法。這個新憲法使得南非成立了一個相當特殊的三院制國會，即包含了白人國會，雜色人國會及印度人國會。雖然在南非的新國會中包容了占總人口百分之十的雜色人種 (Coloureds) 及百分之三的印度人，但是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三的黑人，仍然被摒絕於中央政府的決策核心之外。雖然黑人對新憲法相當不滿，但對南非的白人而言，這是一項相當前進的憲法修訂，因為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南非白人願意和境內的非白人的種族分享權力。儘管這次的改革仍引起黑人相當劇烈的抗爭，但多數人都認為這是邁向正確改革方向的一大步。

可是，在白人之間，對新憲法的修訂，仍有分歧。例如，支持新憲法的，大都是原來最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人士，其中大都以說英語的商業界人士及部分的英文媒體。如在約翰尼斯堡最有影響力的星期日時報 (Sunday Times) 及金融郵報 (Financial Mail) 就支持新憲法。但另有英文報紙如在德班 (Durban) 的星期日論壇報 (Sunday Tribune) 及在開普敦的開普時報 (Cape Times) 就反對新憲法，因他們認為新憲法還不够民主。至於以斐文為主的報紙，及政府經營的電視台及廣播電台則當然係支持政府的決策。但是在說斐語的斐人中，亦有約百分之四十的人屬於右派及極右派份子，^⑭ 特別是在斐人人口眾多的川斯華省 (Cape Province)，他們當然就反對執政黨的改革措施。

這個在一九八三年通過的新憲法，亦使得「斐人國度」(Afrikandom) ^⑮ 受到嚴重的分裂，儘管執政的國民黨仍掌握斐人中的多數。對於極右派的斐人而言，執政黨所謂的「權力分享」，實際上是一種妥協的斐人主權論；因為右派人士認為執政的國民黨假「權力分享」之名而向大企業團體低頭，因而忽略了保護斐人的傳統。正因為如此，政府的技術官僚們最擔心的就是這些極右派的斐人團體，因為這些人比白人的左派團體還更具有威脅性。儘管一九八三年的新憲法獲得白人百分之六十六的支持，這增強了國民黨繼續改革的信心，但仍有相當比例的白人反對此一新憲法。在今(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的南非公民投票中，近七成的南非白人支持戴克拉克總統的政治改革運動。令人擔憂的是，這三成的白人反對人士，已有逐

註16

這些說斐語的右派及極右派份子係以保守黨、HNP 及 AWB 為主。

註17

所謂「斐人國度」即係一種凡事均以斐人 (Africans) 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意識形態。南非執政的國民黨及在野的保守黨均係以此為標榜，只是各有不同的政策及訴求而已。

漸走向極端的傾向。¹⁹因此，雖然南非的政治改革要繼續進行，但白人之間的衝突與對立仍是一個潛在的憂患。

四、批判性道德主義者 (The Critical Moralists)

所謂「批判性道德主義者」一詞，係出自 Johan Degenaar。²⁰ Degenaar 認為南非的「斐人國度」(Afrikanerdom) 的形成，與這些批判性道德主義者亦有相當大的關係。這些人包括一些知識份子，非執政國民黨派的學生及一些非宗教界人士；這些人都是從執政的國民黨分裂出來的。這些人的斐人民族意識相當強烈，因此他們的主張皆係從斐人的觀點出發。他們雖然不完全支持以前的反對黨(即聯邦進步黨，或 PFP)，但是他們的許多政治主張及意識形態與 PFP 相當接近。批判性道德主義者甚至主張斐人的文化成就應該與壓榨式的殖民政治主義分開，這個主張顯然有益於斐人民族主義及非洲黑人民族主義的和解，因為這項主張以道德為出發點，認為白人及黑人都有權力建立自己的政治國度，而不應該去壓榨別人的權力。目前，他們正努力提倡一句口號，即「斐人國度的意識形態是每天都必須面對的問題」，²¹以企圖喚起斐人的重視。

這個口號使得與理念相近的 PFP 處於兩難的困境：到底是要接受無種族色彩的原則，還是致力於政治權力的競爭。²²在大多數國民黨份子的眼中，PFP 以前一直被歸屬於左傾的政黨。但是，實際上，PFP 就像英國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及德國的自由民主黨(Free Democratic Party)，他們所代表的都是都市裏的中產階級及專業人士，他們並非左派，但同情黑人的處境，在南非，PFP 所代表的大都係以說英語為主的白人。²³這些人有相當的理想，因此能得到一些白人的支持；但是他們的弱點就是缺乏實際的政治主張。因此一到投票時，PFP 就無法以其抽象的理想獲得選民的信任。這就是 PFP 逐漸式微，以致解散的最主要原因。

簡言之，這些具有批判性的道德主義者，雖具有某些政治的理想及吸引人的意識形態，但他們仍是過於浪漫及鬆散，以致與大多數的南非白人格格不入。他們所引起的白人政治衝突雖然不明顯也不很大，但却始終存在南非的白人之間。

註19 一九九一年六月中旬，白人的極右派組織 AWB 公開發表聲明，謂將聯合所有的南非右派組織，組成一聯盟，以對抗執政的國民黨，因他們認為國民黨出賣了南非白人的權益。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即公民投票前二週)南非的三個右派團體(保守黨、HNP 及 AWB)在 AWB 的策劃下，組成了「聯合陣線」，他們誓言反對國民黨及要以武力的方式對抗未來的黑人政權。

註20 Johan Degenaar 係政治哲學家，目前執教於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註21 The Economist, 22 May 1982.

註22 PFP 已於一九八九年四月與另外二個黨合併組成民主黨(DP)。很明顯的 PFP 已式微，不得已只好與另二黨合併，以求生存。
但 PFP 自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一直是由一個以斐語為母語的白人所領導。

結 論

南非的白人就語言而論，分爲說英語及說斐語的二種白人。說英語的白人大都任職於商業界及企業界，這與其英國的背景有關。說斐語的白人早期係以農人爲主，目前則散佈於政府各部門中（包括軍、公、教人員）。由於他們不同的背景，產生不同的利益著眼點，當然意識形態就跟著起變化。儘管目前執政的國民黨獲得多數白人的支持，而採行較開放及自由的政策；但是仍有相當數目的白人持不同的立場。儘管目前種族隔離政策已經廢止，但右派的白人政治團體，如保守黨及AWB對此仍無法接受。在南非邁入新的政治領域之際，白人不僅要和黑人及有色人種商談如何分享權力及資源，白人之間自己也要商談形成一共識。在南非未來民主化的過程之中，居少數的白人勢必要面對放棄執掌多年的政治權力，因此白人的團結就益形重要。然而，極右派的白人組織（如AWB）却有走向極端化的傾向，^②這不僅對白人的政治利益，對南非的全國政治穩定性亦有影響。因此，白人的政治衝突雖係南非整體政治問題的一部份，但它却對南非未來的民主化及政治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註^②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三日在普利多利亞市（南非的行政首都）有一白人小學被炸，這所位於白人地區的小學係準備容納非洲民族會議放逐在國外份子的小孩，如今小學被炸。這些黑人小孩的教育就成爲另一個問題。儘管目前兇手仍未查出，但一般均認爲與白人的極右派團體有關。